

浑江文史资料选輯

第一輯

大刀会專輯

102/3

政协浑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八月

前 言

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扬弃，也一定要继承。这就是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辩证法。

历史科学做为一种真正的思考，总是沉淀出许许多多辉煌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意识，而那些残渣则被岁月的流水渐渐地冲淡了。

而我们所编辑的这些则是历史科学得以延伸的基石。

谁不懂得社会的辩证法，谁就不懂得今天；谁不懂得历史科学，谁就不懂得昨天；谁不懂得今天和昨天，谁就不懂得明天。

人民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就是为了今天和明天服务的。

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它属于整个社会，因为它让我们领会了昨天、今天和明天。

这些都是人们亲身经历、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由于人们所站角度不同，史实也许不尽翔实，所述也许未臻达观，然而，只要是秉笔直书，直言不讳，我们将求同存异。在去伪存真中，让我们找出已经走过来的这段历史的清晰脚印；让我们承先启后，继往开来；让我们对祖国更怀有深深地热爱的情感；让我们更晓得我们这一代的任务很重，道路很远。

“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亡史之罪，甚于亡国。”

人民政协文史资料是一条新的纽带，它带着很多、很多

爱国主义的道路前行；它是传之后代的无价之宝，将让诞生在今天的青年从中看到昨天。

我们真心实意地希望关心我们事业的人鼎力襄助，也诚恳地希望关心我们事业的人雅正这辑资料，以利于我们任重而道远的明天。

编 者

一九八五年八月

目 录

前 言

..... (3)

· 第一次大刀会专辑 ·

临江第一次大刀会始末

.....张天鹏、姜维贵、郑宝章、袁琢 (1)

临江第一次大刀会见闻

.....郑宝章 (10)

有关第一次大刀会情况

.....于良和 (16)

对红土崖大刀会的回忆

.....李英顺 (20)

大刀会片断

.....谢书田 (22)

我在库仓沟耳闻目睹的第一次大刀会

.....冯玉会 (23)

红土崖大刀会发起的经过以及活动情况

.....宋艳芳 (24)

板石沟大刀会始末

.....谢殿华 (26)

大刀会发起地址考察及其它

.....于良和 (28)

• 第二次大刀会专辑 •

临江第二次大刀会始末

.....张天鹏、姜维贵、郑宝章、袁琢 (29)

临江第二次大刀会经过

.....郑宝章 (38)

临江城见闻

.....马清福 (48)

大刀会保卫临江的战斗

.....侯 斌 (51)

临江一带大刀会的组织经过

.....高耕田、栾仁山 (56)

大刀会和自卫军攻打侵犯临江的日军

.....殷 功 (58)

第二次大刀会情况

.....李加善 (61)

风起云涌的临江大刀会

.....李忠、王茂壮 (63)

临江错草顶子青旗会抗日斗争的情况

.....李 忠 (66)

对第二次大刀会和抗日自卫军第十六路军的回忆

.....刘汉关 (68)

大刀会用过的实物和战利品

..... (封二、封三)

征稿启事

..... (71)

编后记

..... (72)

临江第一次大刀会始末

张天鹏、姜维贵

郑宝章、袁琢

奉系军阀张作霖为了实现其武力统一中国的狂妄野心，于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和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先后两次派兵入关挑起直奉战争。由于东北军中的广大士兵不愿为军阀当炮轰，所以在入关前部分士兵就把枪支、弹药卖给土匪后逃匿，也有的整排、整连拉上山为匪，涂炭人民。当时，东边道本是土匪盘踞之地，地处长白山麓的临江县（现浑江市）更是土匪的巢穴，不少土匪汇集在这里，大帮出名的土匪有“铁雷”、“战九洲”、“战中华”、“老得江”等。正如当时临江县府第一科科长崔文会给奉天省长的公文中所说：“人民探知匪情，报知就近警甲，警甲迟迟而不出发，匪已他往，则又重责人民以妄报之罪，辱骂不堪，痛打随之，盗匪得此情又痛责人民报告其情。人民明知而不敢报告，则官方又指为通匪，绑民吊打，苦不堪言。更甚以搜查禁物为名，攫取民之财物。兵之视民乃如仇，民之视兵甚于匪。”浑江两岸流行过这样的民谣：“能教天火烧三烧，也不教警察保甲走一遭。”

在兵匪的交相蹂躏下，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农民，为了自救，不得不组织起自己的武装——大刀会。

大刀会的兴起

红土崖五道羊岔住户张宗耀，弟兄三人，原籍山东胶南张家楼三张家村，人称“三张家”。其家曾多次遭到土匪抢劫，特别是一九二六年秋，张宗耀被土匪绑去做人质，他的哥哥张宗桀、张宗祥变卖家物，东借西凑百元钱才将张宗耀赎回。人回来了家产也倾尽了，生活无着，仇恨难消。为了报仇雪恨，“三张家”与深受匪祸的居民姜得胜凑钱，由张宗耀回到了老家山东胶南，请法师。

翌年五月，大刀会法师张树声、匡香圃二人来到了红土崖，在“三张家”设坛授法，传教众徒。入会后每人发一个青衣小褂和一个红兜肚，打仗前发一道在黄裱纸上用朱砂画的八卦符，打仗时喝下。大刀会纪律严明，不准吃荤、搞女人、发私财，不准坏人入会，所以得到群众的拥护，很快就由十几名会员发展到一百多人。大刀会组织起来以后，首先消灭了盘踞在三道羊岔的“久胜”、“王山”俩伙土匪，扒了他们的“票房子”（隐藏绑票人之处），缴获了大批物资。土匪对大刀会闻风丧胆，望影而逃。农民对大刀会赞誉不绝，踊跃参加。不久通化罗圈沟一带也都组成了大刀会。练武之声遍崖乡，兵刃撞击之声满闻里。大刀会旗帜鲜明，声威大振，仅仅半年时间大刀会会员就发展到千余人。成立了总会，总会长是张宗耀和陈竟文，后换为姚忠义、芦才、郭秀峰，下设八个分会。到一九二七年八月，浑江南岸的土匪已近绝迹，除已被歼的，大部分窜到了浑江北岸。

一九二七年秋，土匪“老得江”、“战中华”、“双胜”、“青林”几帮的千余名土匪联名向浑江北岸的大、小

板石沟飞来“海页”（鸡毛信），强行农民交纳巨款，到期不交，枪毙火烧，人犬不留。这年自然灾害严重，粮食大减产，官家摊派的款项又多，天灾人祸，逼得群众走投无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板石沟居民张宝泰派人到红土崖请来了大刀会法师谢兆瑞等二人，设坛授法。不到一个月，板石沟就组织起来一百多人的大刀会。十月初在三岔子的深山密林中摧毁了“战中华”的密密巢穴，杀死了土匪二十四人，接着又消灭了两小股土匪，打击了土匪的嚣张气焰。

石 门 岭 决 战

十月末，匪首“老得江”（手下有五百多人）寄来挑战书，叫嚣要在石门岭与板石沟大刀会决一死战。板石沟大刀会会长张宝泰当即率领七十三名会员直趋石门岭，“老得江”闻信则率匪遁匿。张宝泰率领大刀会一直追到柳河凉水河子也未见到土匪的影子，返回途中，在荷叶岭的木把房子抓到“老得江”的一名匪徒，当即令其领路，在古鲁磁的砬子下发现了“老得江”的一个“票房子”。内有八名土匪，大刀会与其交战，杀死七名土匪，有一名悍匪逃至山坡上，以大树为掩护，持枪顽抗。当时雪深半尺，坡陡路滑，匪徒居高临下，以死相拚，难以接近。大刀会会员“张皮袄”跃身向前，被土匪一枪击中右腿，血流不止，其他会员多有畏惧之意。只见张宝泰大喝一声：“大家闪开，看我来对付他！”挥刀向前，冲到距匪约七米远时，悍匪又放一枪未中，张宝泰一个箭步冲上去，举起大刀，寒光一闪，匪头落地。这一仗共杀死“老得江”的八名土匪，缴获了九支枪、各种大批物质，救出了被绑票的二十余人。从此，浑江两岸

的人沿着的上匪已逃亡殆尽，大刀会提出的“消灭土匪、保家安民”的口号得以实现。

官逼民反

一九二七年奉系军阀张作霖为了穷兵黩武，连年进行战争，强行增加税收，各种捐税多达一百二十多种，仅农民负担的就有：“田赋税”、“地丁税”、“屠宰税”、“车捐”、“警甲捐”等等。特别是在东边道一带，又额外增加了一种“常关税”，名义上是五十里以外“常关”，实际上是征税于五十里以内。凡乡人在本埠购买零星货物无不索税，贪官污吏违章滥索，扰害商民。由于税收加重，岭西粮豆集散地的八道江镇商号纷纷倒闭。冬天农民只得用爬犁拉着粮食，近者五、六十里，远者二、三百里，到辑安下三道沟去卖粮食。当时豆价每石七元，每张爬犁的“牌子税”一元，每石豆子又收税两元（都是以银元计算），各处关卡要道均设武装，以“常关”为名到处敲诈勒索。更有甚者，红土崖税捐分局局长高炳乾（绰号高大牙）与八道江的分局局长张相九（绰号张小辫），这两个人心狠手毒，对农民剥削最重。他们处处增加税卡，到处敲诈勒索。红土崖与板石沟的农民们受害最大，对他们恨之入骨。

官府为了使其强行征收苛捐杂税的制度得以长期实施，还加强了对大刀会的限制与迫害。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中旬，红土崖大刀会第八分会副会长李万山带领十名会员，应通化农民邀请，到通化大荒沟一带打土匪获胜后，缴获的枪支、弹药和鸦片、布匹等物资，装满三张爬犁，途经四道江时，被四道江警察所所长蔡子阳以收税和给枪卡号为由，将大刀

会会员骗进警察分所夺下武器，用绳子捆绑起来，往嘴里堵上棉花。当时在院外看爬犁的李万山与另一会会员见状翻身上马，赶回红土崖，向总会汇报了情况。十二月十六日，大刀会副会长郭秀峰带领部分会员去四道江分所要人和被勒的物资时，才得知蔡子阳已把扣押的人员和枪支及抢劫的物质，送到通化县城交给县长请功邀赏去了。

“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这是历史的规律。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的盘剥和军阀的残酷迫害，使农民群众无法生活下去了，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红土崖大刀会的首领们决定实行武装暴动，以除暴安良。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大刀会首先在红土崖杀死了与七、八区警察狼狈为奸、密谋策划，企图消灭大刀会的大地主、大土豪蔡吴福堂，收缴了警察保甲的枪支，占领了红土崖区公所，砸毁了税捐分局。“高大牙”和“张小辫”吓得连夜逃跑。然后，大刀会兵分三路，南路一百多人进占了苇沙河，下三道沟，缴了一百多支枪，砸毁了税收机关；北路一百多人在孙义率领下直追六道江，砸了区公所，缴获警甲五十支枪，区保长张筱楼闻讯潜逃；中路一千余人，由副会长芦鸿富率领直捣通化县城。在前进的途中打败了企图堵击大刀会的三区保甲队。二日晨四时攻占了四道江街，将二、五区警甲队五十余人全部缴械。下午进入热水河子街，烧毁警甲队防所。三日拂晓大刀会兵临通化城下，扼守在玉皇山的通化警甲数百人立即开枪截击，英勇的大刀会会员们挥舞大刀、长矛，一鼓作气冲上了玉皇山顶。顿时，杀得反动军警四处溃散。这时，通化县县长郭毓珍下令四门紧闭，督率警甲数百人严守县城，由于城墙高且坚固，加之大刀会缺乏攻城工具，所以围到傍晚也未能攻入，最后自动撤走。五日上午，红土崖大刀会又汇合通化三

区的大刀会共二千多人，在张树声大法师的亲自率领下，再次攻打通化城。大刀会会员英勇作战，很快就攻入城外东大街，占领了通化官银号、税捐局、巡警分署等十四个单位，捣毁了日本贩卖军火的营业所，切断了电话线，烧毁了文书档案，并缴获巡警队七十余支枪。大刀会向官府提出两项要求：释放被捕的会友；将东边道六县税赋完全免除。官府对大刀会的要求不予答复。大刀会仍然四面包围通化城，强攻不息。但由于防守的警甲们在县长郭毓珍的严令督战下，拼死抵抗，一时间还不能攻入城内。这时又探知奉天督办齐恩铭与黑龙江的督军吴俊升所率的大批援军不日将至，大刀会遂于六日自动撤回红土崖。

在红土崖大刀会进攻通化城后，板石沟大刀会也进行了多次反贪官、反警甲的活动。一月五日缴械了库仓沟保甲的三十多支枪。七日下午张宝泰率领大刀会攻入岭西重镇八道江，缴获八十多支步枪，区长与税捐分局局长张相九闻风逃至临江城。大刀会当即悬赏张相九。张宝泰并与临江农会会长赵金山通了电话，要求取消一切捐税，并声称要攻临江城。

林子头血战，板石沟大刀会受挫

板石沟大刀会占领八道江以后，吓得临江县代理县长吴常安日夜惊慌不安，但又束手无策，便张贴布告，悬赏招叛，破大刀会。当时临江街有一个卖靰鞡草的单身汉，叫吕明坤，搞下“求贤”布告，自称在山东加入过黄旗会，专能破红枪会、青旗会。他说：“打仗时，每个士兵枪筒贴上我用朱砂画的一道符，子弹用黑狗血蘸一下，口念‘邪神退位，

五雷轰’的七字咒语，并由我临阵作法，念咒，即可破大刀会。”士兵原来非常害怕大刀会，听了吕明坤的话，胆子也大了。吴常安也信以为真，按吕明坤的说法做了准备，随后又从抚松调来两个公安中队，共计五百多人。于一月十五日分坐一百多张马轰犁，向岭西进发。吕明坤坐在第一张马轰犁上怀抱杏黄旗，身穿八卦仙衣在前西带路。当天下午，有三个来历不明，自称是木把的人来到八袁江向大刀会会长张宝泰报告说：“天桥沟一带有胡子，请大刀会去围剿。”张宝泰当即慨然应允，命令副队长盖洪恩、王老五率领五十四名大刀会员当晚出发前去剿匪。当大刀会行至林子头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盖洪恩和王老五下令就地住宿。翌日早晨，一名大刀会员突然发现他们居住的地方已被大批警甲包围。盖洪恩和王老五当即分头率领会员进行冲杀突围，可是一开始冲杀就被打倒了五、六个人。这时警甲胆子更壮了，猛烈的向大刀会扫射，大刀会会员们毫不胆怯，奋起还击，英勇抵抗。但终因众寡悬殊，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大刀会伤亡二十多人，负伤二十多人，副队长王老五当场战死，其余会员被打散。盖洪恩与另一会员跑回了八道江。张宝泰得知败讯后，还想据守炮台与官军对抗，但由于部分会员见大势已去，斗志减弱，无心作战，张宝泰率大刀会于十六日下午退回板石沟。后来，张宝泰带领全家到丹东避难去了，盖洪恩也奔往外地，大刀会就此解散了。

挂钟岭激战，张旅、阎团覆灭

一九二八年一月七日，奉天警备司令齐恩铭率领奉天巡警队先到通化，十三日，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带领两个骑兵

团赶到通化，同时从关内调回奉军两个骑兵团，一时间通化大兵集结。然后由齐恩铭坐镇八道江，命令骑兵三旅旅长张复率领全旅会同临江、通化、辑安、抚松等县的警甲一起进攻红土崖，妄图消灭大刀会。

一月二十五日张旅、阎团骑兵团五百多人（多是学生出身），从肖家岗向红土崖四道羊岔进攻。这时红土崖大刀会会员们早就做好了准备，埋伏在树丛中，并用树枝将岭上的大路堵住。当张旅、阎团来到挂钟岭时，正值大雪纷飞，骑兵进入埋伏圈后，大刀会会员们突然跃身而起，杀向敌兵。敌军立刻乱了阵营，经过激烈的战斗，敌骑兵四百多人被消灭。大刀会也有一些伤亡，大法师匡相圃阵亡。

张旅、阎团的被歼，激怒了吴俊升，他亲自率领两个骑兵团和通化、辑安两县的警甲约三千人，由通化罗圈沟向红土崖进攻。一月二十九日，又下令张复率领骑、步兵一千多人和临江、抚松保安警甲联防各队八百多人，兵分五路向红土崖进发。三十日，向红土崖发起了总攻，大刀会六百余人，以炮台、院墙作掩护，向敌军射击，并采取了敌攻我守，敌退我冲的打法，激战了一天一夜，虽然敌军众多，武器又好，但始终没有攻入街内。第二天晨三时，张复下令开炮轰击，顿时，红土崖街内变成了一片火海。大刀会无法继续坚持战斗，便于九时杀开一条血路，退向四道阳岔。

敌军占领了红土崖以后，为实现其消灭大刀会的狂妄野心，又施展了分化瓦解的卑劣手段。三月间吴俊升派人 against 大刀会说：“愿意和大刀会谈判，以解决双方的争端。”张树声信以为真，便带领两名法师去通化，不久便被秘密杀害。与此同时，吴俊升借大刀会领导等待谈判结果，放松警惕之机，向大刀会的根据地四道羊岔、五道羊岔发起突然袭击，

副会长张宗耀率领仅有的百余名大刀会会员奋起迎战，终因寡不敌众，张宗耀与大部分会员壮烈牺牲。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队伍——大刀会被镇压了。

红土崖被占以后，吴俊升为了争平息大刀会的“全功”，下令通缉吕明坤，说他邪术惑众，后经临江县长百般说情，最后以“驱逐出境”了事，吕明坤为虎作伥，也没有得到好下场。

经过这次斗争，奉系反动政府为了缓和矛盾，在公布善后处理办法中，提出：“废除各级官吏私自摊派的苛捐杂税”、“淘汰平素骚扰勒索的不法警甲”、“取消常关税”

“临江县全县田赋一年免征”。高炳乾、张相九同时被撤职查办，张相九被抓进监狱。奉天省公署放赈十万元，临江县政府还用募捐所得四十万元来救济灾民，使农民生活暂时得到安抚，缓和了当时阶级对抗情绪。

大刀会虽然失败了，但是它清除了横行霸道的土匪，沉重地打击了东北军阀的反动统治，显示了广大农民反剥削、反压迫，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在东北农民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临江第一次大刀会见闻

郑宝章

一九二七年七月，我在八道江大庙小学一年级学习。有一天我正在上第三课时，突然周围枪声大作。校长闯进教室，大声呼叫：“土匪进街了，大家快往家跑！”于是惊骇万状的学生们，争门夺户，四散奔逃。

八道江是当时临江县的重镇，有重兵据守。土匪以十倍之众（这次进攻八道江的土匪约八百多人）公然在白天攻入八道江。他们烧杀抢掠，打得警察和公安队龟缩在据点内，不敢出来应战。乡村简直成了土匪的天下了。

一九二七年八月间听说红土崖练了大刀会，专打土匪，刀枪不入，很厉害。

一九二七年九月间，听说板石沟张宝泰领着一帮人，从红土崖请来一个谢老师（谢兆瑞）也练了大刀会。不久，就看见板石沟的大刀会三、五个人扛着扎枪，背着缴获土匪的大枪，抬着土匪的首级，送到八道江区公所。区官与警察们验看以后，把首级挂在大庙学校对面的姜家纸房后面的柳树上示众。旧的人头不等拿去埋了，新的又送来挂上，不过两个多月的时间，土匪绝迹了。我们这些殷实人家的孩子们，大人也允许到郊外去游玩（过去害怕土匪绑票，夏天到浑江洗澡都决不允许），我父亲也可以下乡去办事了。

大刀会缴来的枪支弹药与割下土匪的首级全部交给区公所。张宝泰对我四祖父郑洪宾说：“咱们是庄户人，咱也不想当官发财，只求平平安安过日子就行。”

这时官府与大刀会的关系是融洽的。因为八道江的警察们，认为大刀会替他打土匪，一则可以免去上级官府的训斥和自己的伤亡，二则消灭的土匪和所得枪支以及财物又可上报邀功。至于临江县府的县长及警察所长们，也都了解事情的底细，也就默许了大刀会的合法存在。

到了一九二七年冬，大刀会的威信在群众中越来越高。据说在回头沟里，有二十多名惯匪不服气，想要与大刀会较量一下，土匪占距了山头的有利地形进行阻击。枪弹如雨点般洒落下来，四个大刀会员奋勇进击，杀死两名土匪，并缴获了两支枪。

当时正值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期，东北军阀张作霖为了加紧搜刮军费，把大量的苛捐杂税加在东北人民身上，牛、马、猪、鸡、狗……什么都要税。车、爬犁，也要税。每张爬犁要税一元。各处要道都设关卡索要粮食货物的入境税。每石豆子要现大洋两元。由板石沟将豆子运往三道沟，需时二天。每石豆子运往三道沟才卖七元钱，除了税钱和路费、食宿费所余无几。而板石沟与红土崖的农民，多数已加入大刀会。为了抗拒税收人员的勒索，大刀会曾与当时八道江和红土崖一带税收头目高丙乾（绰号高大牙）、张相九（绰号张小辫）几度交涉，都无效果。农民不堪税收人员的勒索，红土崖大刀会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日首先发难，占领了红土崖区公所，收缴了官兵的武器，搜捕高丙乾及其属下的税警人员。风声传至八道江，这里的警察与保甲以及税收人员立即逃至临江城。三日晚上，当时担任八道江商务会长的张维甫与村长及当地绅董们商议，认为现在八道江已成真空地带，如其等待红土崖大刀会来占领，不如请板石沟大刀会张宝泰他们来占领。这是因为，一方面张宝泰是当地人，决

不会骚扰八道江的老百姓；另一方面有了张宝泰这一支大刀会，在兵荒马乱的年头八道江老百姓的生命财产也会得到保证。所以，在四日就派人到板石沟通知张宝泰，邀请板石沟大刀会进驻八道江。

板石沟大刀会总共不过一百人。因为住户少，人员少，虽然对官府恨之入骨，但因力量不足，所以未能首先举事。但也跃跃欲试。及闻红土崖大刀会已经反抗官府，张宝泰与谢兆瑞即决定起义。遂即收缴库仓沟保甲的枪械。及至八道江商会一来邀请，即欣然承诺，于十二月五日开进八道江。

张宝泰进驻八道江后，在区公所的大堂一区长的位置坐下后，第一句话就说：“没寻思咱张宝泰坐大堂还有今天？”

（以后这句话就成为群众间流行的口头禅）。

十二月六日早晨八时许，张宝泰就独自一人到我家去看望我三祖父郑洪业。张宝泰穿了一身青花旗布的裤褂，上唇仍然留着短胡须，头上扎白手巾，脚下穿着青布鞋，左手提着一把带红布的大鬼头刀，斜肩挎着一支三八匣子枪。我祖父首先说：“三兄弟，我听说你昨天领人进街，把八道江占了。”张宝泰即说：“三哥，咱们做邻居已经二十年了，谁还不知道谁？咱们都是正经的庄户人家，现在官家逼得太厉害了，他妈的，比胡子还厉害！庄户人一年辛辛苦苦弄几石粮，你看看现在税款要的，又是兵饷、地亩、保甲费，又是爬犁捐、豆捐……老百姓还有活路吗？不然，咱们拉家带口的，老婆孩子一大堆，能干这个事吗？”又说：“‘张小辫’

（指张相九）这个东西太可恶了，我抓住他，非割掉他的头不可！我们这次打官府，就是要杀尽贪官污吏，除暴安良。至于老百姓，你们不要害怕，该干什么，还是照常干什么，买卖家我昨天已经和他们说了，照常营业，不要害怕，我们